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

六

欽定四庫全書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

PDG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
人者之志張眼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
教爲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
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
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
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
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實即斯切所謂有貧
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實財也所謂有貧
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
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

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
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
則僥倖者衆皆決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
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
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
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捃捃切
然其爲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
田而取其半或乃取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愚人之勞苦或
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
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爲不安亦大矣夫如是
不一定經界數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矣富室貧之母
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
人流爲工商流以主蓋其患而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

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
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爲征
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
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
制逆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
亦不可行矣是故棄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
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偶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
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
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
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理小也不
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
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爲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
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莅

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韓曄字宣英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

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況聞於

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

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

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今而預知斯舉

下走之大過矣過一本作大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

宗元再拜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當依潘本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崔簡字敬子

厚婦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憤古對切宜以為未得其粹美

而為竈礦燥悍所中礦古猛切竈鐵僕石也慘七感切懼傷子

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

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

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
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
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竈踈密尋尺特異而
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
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洞戶名其
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
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竈踈而下者則奔
突結澁下大下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頽不發
叢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
肺養與幽閑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
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
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藥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
則東南之竹箭雖旁歧揉曲皆可以貫犀革犀革甲也北山之木

雖離奇液瞞

離奇注委曲盤矣也液音亦瞞謨官切莊子

作液捕亡言莫千莫半三切

注液律液捕謂脂出捕三然

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

觀切

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

項拘攣蹠跌

牽間緣切蹠於院切屈也曲也

薄蹄而曳者皆可

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

雍於用切州名

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羹

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

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

並出禹貢

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

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

魯曰晨於禁切飲之也魯之販羊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閑

穀而輟輪者

輟胡瓦胡果胡果三切孔記輪人

皆可以為

師儒廬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醫

扁鵲廬人也

西子之里惡而曠

者皆可以當侯王

音慶類二

山西之冒沒輕儇

音謹皆貪而忍

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閭外

海南子國有難君召將授之以鉞鑿凶門而出

山東之稚

駭撲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

西漢史贊山東

出相山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

言丹砂者以類美藥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贊首言人

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本音琴其內皆爛故曰腐腸以字或作似者誤附子八角

并遂赤膚類不可悉數城主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其所不

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為上次乃廣運則不必服

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

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而夸

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答周君巢書一本巢字下有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

已日以博大府之政君巢蓋為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

君子周為倡焉一本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

州與囚徒為朋行則若帶纏索素三股曰縲兩股曰縲處則

若關桎梏桎音質梏古毒切

不丁而無所趨

趨音丑石切丁祖六切說文步止也選行

輟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

枿音藥五結切伐木餘也隤焉若璞其形

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由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

乃盛譽山澤之臞者

臞音樞俱切瘠也前漢列仙之儒君山澤間形容甚臞

以爲壽且

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及

壽將分以見與固小人之所不欲得也

作一本

嘗以君子之

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

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

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者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

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

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

屯而居

屯音屯讀當屯徒昆切悶也楚辭中悶發音之惟惟注要貌屯々然无所舒也舊之閑切浩然若

有餘操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

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天也又何以爲高明之圖哉宗
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僇用是奔竄禁錮爲
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爲戾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
而況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弃不更
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
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爲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
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
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爲兄由
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旣言皆
沮然眊眊路代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
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

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觀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
及食時竊睨和糴燥濕糴忍九女教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
兄陽德其言而陰默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恃力
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
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擐堅擐音惠又音鳴
鍾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
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曩美言以爲得怕
又大利則又安得弃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
甚內叔骨切言難也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
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
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
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
布其爪指蚤起則嚶嚶諛諛以逮夜嚶火苞切又增以脂燭

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
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
卒大慙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
書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倍焉
出曰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
卒爲天下弃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弃者何哉無
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
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始
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尊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
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
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
末差矣宋人有得道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事出列子說符
篇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爲

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者則又號曰孰為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姻音亞兩婿相謂也也女之所因故曰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

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字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又男而謂婢曰臧女而謂奴曰獲風俗通云臧罪役入為官奴婢獲皆逃亡獲得奴婢也出

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本字无不友者欲父存其道客者欲父存其利宗族姻婭欲父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父存其恩臧獲僕妾欲父存其生將率胥吏欲父存其勢讎欲速去其害兄之為是術凡今

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爲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讎夫皆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爲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懔懔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平使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抃則愚願推肥牛擊大豕割羣羊以爲兄餼餼到傾既切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爲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爲鹹醢敖倉之粟以爲酸酸即醢字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藏才浪切心肺肝脾腎謂之五藏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滿官切醉飽謳歌愉懌訴歡訴同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盲哉孰與去味以則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膚日皴皴字當作皺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爲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謹再拜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書

與楊誨之再說車敦勉用和書

一本作與楊誨之書

足下幼時未有以異於衆童僕未始知足下及至潭州乃見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知舜之陶器不

苦窳

音瘦病也又器中空史記舜紀陶河濱器不苦窳

爲信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

泥而不化其子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則足下本有異質而開發之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陶煦

吁句切

然後不失其道則

足下亦教諭之至固其進如此也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奇

藝益工而氣質不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

於外君子之道也然則顯然翹然秉其正以抗於世世必爲

敵讎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愛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

吾固欲其方其中圓其外今爲足下作說車可詳觀之車之

說其有益乎行於世也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
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俳音俳及
賀州所未有者文又三篇此言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
之藏焉無或傳焉吾望之至也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敕
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冤聞於朝今是舉
也必復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賀甚賀僕罪大不得
與於恩澤然其喜不減之足下者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墜
典太平之路果辟音辟則吾之昧昧之罪亦將有時而明也方
築愚溪東南爲室耕野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有足樂也足
下過今年當侍從北下僕得歸溪上設肴酒以俟趨拜足下
發南州當先示僕得與獵夫漁老上下水陸擇味以給膳羞
雖不得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是無可道福來辭行急福來
款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某頓首